

11-2006

自由人的自由行 (一)

Hoi Wing WONG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>

 Part of the [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](#)

Recommended Citation

黃海榮 (2006)。自由人的自由行 (一)。文化研究@嶺南，2。檢自:<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mcsln/vol2/iss1/5/>。

This 文化評論 Criticism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@Lingnan 文化研究@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自由人的自由行 (一)

黃海榮

人們常說：「路是人行出來的。」但在香港，行街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自由地在街上漫步更是不可思議。也許是香港的空氣過於污染、街道過於擠塞，人們的步伐過於急速，又有誰願意減速慢行，留意街道上的細節？

也許是方便交通的緣故，行人天橋、地下隧道的修築，行人走路的路線被規範，以至他們不可以自由溜躑。有些天橋穿越大型商場 (如荃灣愉景新城)，人們或許會抵不住商店櫥窗的引誘而成為購物者。而「行人專用區」本身就是為方便購物者而設。逐漸地，「行街」所指涉的是去 shopping 購物消費，而不是自由地在街道行走。

在這樣的空間規範下，最可憐的是一群稱為「自由行」的人，因為他們從來都不可以在這個城市自由地行走。

香港行街的靈魂不只在尖沙咀和銅鑼灣。走進灣仔、九龍城、土瓜灣、深水步、筲箕灣、西環等舊區，小街裡沉澱著舊日的足跡，燈光昏黃的茶餐廳、舊式士多、小巷的理髮店、日久失修的樓宇、賣舊漫畫鹹書的攤檔，很多人對這些東西都嗤之以鼻，視而不見，對社區、對小街道又如何產生歷史的覺醒(the Sense of History)?

我想，有多少人會像 Gaku Freeman 一樣，身體力行地為這個社區留下一點記憶，在一切失去之前，在建築物變成廢墟之前，留下一點記錄？

Gaku Freeman 是我的一位大學同學，熱愛攝影。他喜歡穿越城市，走到城市裡鮮為人知的街角，尋找現代文明生活下的廢墟，重新發現和展現城市裡一些被遺忘的地方和感覺。

他被李歐梵教授形容為香港少有的 Flaneur (漫遊者)。Flaneur 這字眼的使用，是從布特萊爾(Baudelaire)的詩歌散文開始的。後來出現於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)、齊美爾(Simmel)等人對城市生活的描述中，特別指稱那些因為現代性城市的興起，而可以遊走在城市各個角落，觀察、體驗都市生活的人。漫遊者也是一個文化觀察者，他寫書、寫詩或攝影，他有一種文化的目的，他想瞭解這個城市，但他不是單看表面，而是可以感受到一些內裡的東西。在班雅明的 The Arcades Project 問世之後，文學與文化研究者就經常挪用「Flaneur」這個人物的角色特質，來探討城市經驗、城市空間與現代性的問題。

讓我們試想及和 Flaneur 相關的字眼：十九世紀、巴黎街頭、沙龍、布爾喬亞、浪蕩、男性，似乎都在指涉著一個共同的意象：無用者，一群在城市裡只消費不生產的人。在香港，漫遊這個用詞很容易與遊蕩(loitering)相混淆。大概只有無業者或是性格我行我素的人，才有時間去幹他們想做的事。

的確，「漫遊者」這個詞在近年用得很濫，可是卻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漫遊者。漫遊者的漫步，看似懶散，但並不是漫遊者要故作姿態，而是源自內在性格的反映。「因為心裡『有閒』，所以才能慢慢地邊走邊看，如果一個人無法發自內心的『漫』，即使你特意放慢腳步，也永遠都無法真正看清自己生活的是一個怎樣的城市，更不要說要看什麼內在的東西。」漫遊者的走路沒有既定路線，只有他的腦海才有地圖。

漫遊者是城市的?物，卻始終與城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。他們身處人群之間，卻又能以抽離的姿態旁觀世事。漫遊者的目光像偵探的目光，他可以看到旁人忽略的東西，他的凝視 (gaze) 可以細緻地看到這個社會的變遷。漫遊者在步行的過程中，檢拾被現代?事所遺棄甚至遺忘的意象。在 De Certeau 的觀念裡，「行走」是人們體驗都市空間最基本的方式，也是閱讀城市文本最合適的形式。漫遊者用腳寫出他的空間故事，將城市街角據為己有，在過程中自得其樂，適當時候作出抗衡與協商，在日常生活實踐場域中使用「戰術」。離開了街道，漫遊者的工作便無法進行。

為何一個漫遊者可以看到城市的細節？因為他們願意付出時間，用心去感受和觀察城市。如果 Freeman 不喜歡在橫街穿插，不喜歡在他愛好的地方駐足，他也許會像一般行人一樣，走在行人專區或大街大巷，或於炎炎夏日走在商場裡避暑。城市的街道永遠是漫遊者取之不盡、用之不竭的素材倉庫。

「為這個城市留一點記憶」，談何容易？而對於 Freeman 這幾年的經歷，一切就以灣仔船街作為起點。（待續）